

上海闵行莘庄文化丛书

走到今朝的上海方言

褚半农 /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历史上的上海方言”“漫说方言特色动词”“词语理解和书写”“词条再定和词义再释”“《金瓶梅词话》和吴语”“上海方言像黄金瓜”六部分,话题广泛,一文议一词。对错用、误用等词语释疑解惑;对濒临消失的传统词语,则联系文献释义,并配置图片,方便理解。作者十分熟悉传统方言,书中对明清以来沪(吴)地文献涉猎广泛,旁征博引,是一本学习和使用上海方言的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序

前些时收到褚半农先生文稿《上海方言的昨日今朝》，内含短文多篇，读来颇有兴味。近接其手札，谓文稿略作修改调整后即将付梓，书名拟易为《走到今朝的上海方言》，要我写篇序文置于书前。老友之请，未敢却命，虽无高明见解可陈，只能略抒读后一二所感。

按说，“方言”是不会“走”的，然而“上海方言”却“走到今朝”。这个拟人化的生动书名，似是预示书里头文章的写法大概不是那样“一本正经”，而是比较轻松随意的。读后感觉果真如此。本书由“历史上的上海方言”“漫说方言特色动词”“词语理解和书写”“《金瓶梅词话》与吴语”“上海方言像黄金瓜”等五个板块六十多篇文章构成，均短小具象，生动活泼，对上海方言“前世今生”中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词语作了求真务实的阐释和探讨，读来令人兴趣盎然，印象颇深。把方言中的学术问题写得如此浅近生动，毫无学究气，这可说是本书呈现的一个优长之处。

方言研究，调查为先；深入调查，尤为可贵。本书的优长之处还表现在作者的“深接地气”。作者自幼至今长期生活在“上海闲话”的主要源头地区，对上海西南部原松江府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和方言土语十分了解和熟稔，因而对多篇文章中反

映吴地农村地区事物的词语，释义都很准确、细致、到位，使读者感到作者对所论事物和词语具有亲历亲见的亲切感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正因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深接地气，观察细致，注重积累，才能见别人之所未见。这一点不仅可从本书的文章中找出不少例证，更可从作者已出版的《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和《莘庄方言》两部辞书中找到更多的例子——多本吴方言词典和拙编《汉语方言大词典》都失收，或虽已收但在立条用字和释义方面存在不足的条目。

方言研究，若能通贯古今，使现实口语与历代文献相结合，则可更臻上乘。这方面本书也颇显优长。作者对我国人文历史颇为谙熟，尤其对明清以来的吴地文学和民间文艺作品等文献资料涉猎广泛，本书加以引用的就不下百种之多。常旁征博引而为持论佐证，古今相合，说服力强，而此也多为其他同类方言词汇著作所未及者。

百家争鸣，有利于学术进步。本书多篇文章对吴语使用和研究中的问题能直抒己见，以释疑解惑，匡正误见，即或与人争鸣，也辩驳有方，实事求是，语气平和，言辞适切而中肯，让人心悦诚服，这有利于方言学界学术评论良好氛围的形成。

如上，略抒鄙见，不成体统，权作序文。

许宝华

2016年2月，农历丙申年正月，

时年八十有四

目录

序 许宝华 / 1

一、历史上的上海方言 / 1

《海上繁华梦》与上海方言 / 2

“妄”字与上海方言 / 5

“王”字与上海方言 / 9

“太太”“公公”与上海方言 / 12

“跳板”与上海方言 / 16

“三林浜瓜”与上海方言 / 19

“九九歌”与上海方言 / 22

《阿必大》搭仔上海方言 / 25

“六月黄”搭仔上海方言 / 28

“樟树”应是“穀(谷)树” / 30

青菜原名叫“藏菜” / 34

“婆婆纳”与上海方言 / 37

“脱力草”与上海方言 / 41

“麻将棺材”与上海方言 / 43

“蟑螂花”与上海方言 / 45

汤婆子其名 / 48

“老鸦”不是年老的乌鸦 / 51

“绕世界”没有错 / 54

闲话《松江方言教程》 / 58

二、漫说方言特色动词 / 63

有一种洗叫“湔” / 64

“爨粥”和“泡饭” / 67

漫说“炆糕”和“溲粉” / 72

“度”字和上海方言 / 75

“盐菜”和上海方言 / 78

倒酒请用“筛”字 / 81

说“撻”字 / 87

让“挑菜”上岗 / 90

三、词语理解和书写 / 93

“弹街路”，对；“弹格（硌）路”，错 / 94

“一只”一词应该怎么写 / 97

详释“叉袋”“麻袋”和“麻叉袋” / 100

“叉袋”和“蒲包”是两种不同的物事 / 106

- “稻床”不是“大木桶” / 111
- “高脚脚桶”用来做什么 / 114
- “户此”不是“架子” / 116
- 是“混堂”，而不是“浑堂” / 118
- “人家”不能写成“宁家” / 121
- “毛筋竹”和“毛金竹” / 124
- 阿溜，倒究竟是啥人 / 127
- “哮地光”应是“消地光” / 134
- “水浮莲”不是“浮萍” / 137
- “车袋奶”应是“叉袋奶” / 140
- “脆头绳”应是“串头绳” / 143
- “当五兴”应是“当五汛” / 146
- “顾戴路”应该怎么读 / 150
- 乱话三千又一例 / 153

四、《金瓶梅词话》与吴语 / 157

- “一家”，仅仅是一家吗 / 158
- 此“寻”，不是那“寻” / 162
- 此“落”，不是那“落” / 165
- 此“扯”，不是那“扯” / 169
- “出了盒子”和“空了盒子” / 174

“不”字和“拨”字 / 178

“见子”和“夜子” / 183

同音的“何，胡”“河，湖” / 186

“牢门”，与监牢无关 / 191

“门板”与“板门”不一样 / 196

《金瓶梅词话》方言研究中的一个现象 / 201

五、上海方言像黄金瓜 / 209

方言中的概数表示法 / 210

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方言 / 218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上海方言 / 221

官路：曾经四通八达过 / 223

说说这种“方言锁” / 226

深受普通话影响的上海闲话 / 229

被消失的谈家塘 / 236

我的藏书和方言研究 / 239

记录保存工作快些做 / 243

后 记：听莺时立柳边桥 / 246

一、历史上的上海方言

《海上繁华梦》与上海方言

10月4日笔会上唐吉慧君的《孙玉声和〈海上繁华梦〉》一文，把七八十年前上海滩上一位多产作家呈现在当今读者面前。我对这本小说发生兴趣是因里面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上海闲话资料，所以看过几遍；用书中“壁脚”“收成”等例句写成的学术论文，几年前就发表在核心刊物上。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学用上海闲话应朝前多走一步或几步，不能仅停留在会讲这一层面上（虽然会讲也还充满变数），还应在掌握更多的方言词语上下工夫；或者说，还应多读点书。这些书，主要是明清、民国以来的沪（吴）语文献，特别包括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这些书不仅好读、有趣，里面还有大量当年行用的上海闲话，涉及语音、词语、语法等方面，且用字比较规范。论文提到的书之一便是《海上繁华梦》。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实在是因为现今的上海闲话越来越光怪陆离了，到处都是乱写现象，明明有本字的也乱写，不知是真不懂还是故意为之。“中浪向个意思”，分明是“日中心里”，可就写成“热中心里”；如是，那冬天的“中浪向个意思”怎么写？“做人家”则被写成“做人介”。用上海闲话才能打开的锁上，凡“啥人”均写成“撒宁”，如“啥人来三”，偏偏写成“撒宁来塞”。“撒宁”能等同

于“啥人”吗？“塞”字在上海闲话中是读“识”的，如“塞牢”“塞头”等，同“三”完全不同音。而当你看到“米空”“大月”等时，能知道原来就是“面孔”“沐浴”这两个词语吗？好像是刚开化民族新造的文字，故纸媒上有作者直呼为“伪上海话”。话是难听了点，但反映的是事实。

上海闲话不是今朝才有的，从上海建县（上海市的前身）的1292年算起，也有七百多年了。几百年来一直用得好好的那些字词，有序流传到我们这一代，怎么现在忽然不要、不用而需另造“新字新词”了呢？即使发音有变化，如“米空”和“面孔”认为是同音，但既然是指“脸”，那为什么不选择“面孔”而用“米空”呢？在《海上繁华梦》中，“中浪向个意思”和“做人介”写的是“日中心”（第1420页）和“做人家”（第358页），反映的是地域文化的流传有序。

仅就《海上繁华梦》中的上海闲话动词来说，它们分工细密，职责明确，词义精确，现实生活中每有一个动作，就有一个动词。而当你知道某个动词含义后，就会感到非它不可，无法替代。船靠岸后放跳板，书中用的是“布”（第84页），十足特色动词。方言中的“汰”和“洗”同义，但如衣服上局部洗呢？官话无能为力，可上海闲话中有动词，它叫“湔”（第158页）。人死后大殓，明末清初吴语小说中就称“收成”，此书中也是（第551页）。它们在小说中出现，是上海闲话发展史上的明确记录，在此之前它们有过，之后，它们还有，至今完整保留在上海西南即原松江府方言中。只

是现在,许多流传有序的特色词语才生生地人为被消失,带有的各种信息也就戛然而止。

当今各路英雄热情高涨,在上海闲话上各显其能,甚至各显神通,都认为自己的最正宗、最正确。但不管“哪能”,上海闲话用字继承要多于创新,要知道方言出现过程,要兼顾其文化遗产,更勿能“野豁豁”,这个原则不会错的。因此,看点《海上繁华梦》这样的书,对学用上海闲话和传承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好处没坏处。

(原载 2012 年 11 月 27 日《文汇报·笔会》)

“妄”字与上海方言

2014年12月5日笔会上,《妄理有理》一文提到上海老话“妄理十八条,正理只一条”,作者认为“妄理”是从《黄帝内经》中“以妄为常”之“妄”引出的,“妄”文内容还涉及上海老派方言词语,有必要一议。

“妄理十八条”之“妄”,其实应该是“横”字,“妄理”亦即“横理”,就是不讲道理、毫无道理的“理”。“横”字在上海老派方言中有不同读音和义项,记录上海西南原松江府方言的《莘庄方言》(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列有词条。这个语境下的“横”字释义是:凶、厉害,不讲道理,例句是“迪个人横去横来。指这个人很凶很凶”(第270页)。上海西南原松江府方言中至今还常会说“迪个人蛮横个”(这个人很凶,不讲道理的),市区不也是有“横对”的说法吗?“横理”的“横”就读“横对”的“横”音,两个“横”词义有相同之处。而“妄”在上海老派方言中另有词义,读音不同,不能等同于“横”,所以说“妄理十八条”应是“横理十八条”,这老话在郊区农村方言中也还保存着。

乍看“妄”,非方言用字的感觉强烈,很少有人会认为它是上海方言的一个字(词)的。实际上,“妄”流传有序,一直是原松江府方言中的常用词,读音是“王”,词义是虚假的、不可能的,或等

同于另一个方言词语“瞎三话四”。如有人说了件什么事，旁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或是虚假的时，就会说“妄个(的)”。明太仓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举了胡人进献狮子全过程例子后说：“《辍耕录》所言，皆妄也。”(中华书局 1985 年版)清常熟人王应奎《柳南随笔 续笔》中有多个“妄”字例句，如他举了阿胶的一种详细制法后说：“其真者如是止矣，他说皆妄。”(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方言中的“妄”字，源头是不是在明清？尚未考证，不便妄下结论，但文献中两个“妄”字的义项至今还保存在上海西南方言里是事实。它同“横理”的“横”的读音不同，义项不同，不能替代，也引申不出“妄理”的。《莘庄方言》也列有“妄”词条，可参见。

“妄”文认为“以妄为常”是从《黄帝内经》中引出的。应该说，“妄理有理”有点道理，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但它同《黄帝内经》中“以妄为常”的“妄”是不搭界的，也引不出“妄理有理”。《黄帝内经》中有“以妄为常”短句的全段文字批评的是纵欲，是指有些人将不正常做法当作正常的去做，“故半百而衰也”。这个“妄”明显不是指“妄理有理”的“妄”，同方言中“横”词义也不合，此“妄”字应另找源头。

“妄”文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上海方言的处境。现在重视方言的人多起来了，但总有人认为，方言都是些写不出本字或根本没有本字、读音古怪的东东，所以在书写时，常常有人会写出各种怪字，连有本字的也写成怪字。最不可理喻的是将白读音的“人”写成“宁”，最新的例子是某报通栏标题中，居然把“做啥”写成“组

撒”，这简直是在糟蹋方言。方言的形成历史悠久，组成复杂而成份^①多元，除了有写不出本字或根本没有本字、读音古怪的东东外（有音无字的情况在其他方言中也存在。梁实秋谈老舍作品时就说到北京土语中“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见《文汇报》2014年12月9日11版“悦读”《忆老舍》），还有很多古音字、古汉语用字等，这都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非遗”资源，在农村本地方言中保留得很多。如将干饭再煮成粥，市区称“泡饭”，而在原松江府农村叫“爨粥”“饭爨粥”（爨，沪语音“催”）。“爨”是“炊，烧”之意，“爨粥”“饭爨粥”就是将饭再烧成粥，词面语义和实际语义一致。“爨”十足又是个古字，从《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这个词义的“爨”字算起，也已有二千多年了；我国最早的百科词典《广雅》中也有“爨炊也”的记载。这个古字古义，至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西南方言中。方言中那个“妄”，也明显同古汉语有关。在大城市，由于人口导入年代早、移民人口多等多种原因，早在七八十年前，《海上繁华梦》作者孙玉声谈到方言时就说过上海“五方杂处，语言庞杂”，“除城南城西一带，尚有完全土著外，其余一变再变”（《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1）》第586页），居住者成份发生这么大变化，方言焉能不变？最近二三十年中上海方言的读音和用词习惯更是大变，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致使方言传承中止的中止，

① “成份”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规范写法，一是“成份”，二是“成分”。在实际使用中两种写法都有，又因“份”“分”在上海方言中发音完全不同，故本书统一用“份”而不用“分”。

异化的异化。

真正的方言保存在农村，只是收集和整理工作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当然，从我们的孙辈开始，方言传承断裂明显，说他们发音“洋泾浜”是轻的，简直是怪异，而对大量流传有序的传统词语更是一无所知。方言传承的中止或异化还将会继续，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也就不稀奇了。

（原载 2015 年 3 月 10 日《文汇报·笔会》）



“王”字与上海方言

上海浦东有条河流，从新区南北向干流咸塘向西流出，进入闵行区后继续一路向西，经过杜行并继续前行，最后汇入黄浦江。这条穿行在浦东新区和闵行区土地上的河流，地图上标注的名称叫姚家浜。

可这条河原名王家浜，这在几部地方志上都有记载，如“王家浜……从咸塘西流……又西至杜家行（即杜行）入浦”（清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之三），这是南汇县从上海县析出后最早记载此河流名的南汇县志。后来，它在上海地图上的名称变成“姚家浜”了。

改名始于何时？为什么改名？现在可能已无法追溯到底了。但我查阅过1959年4月的《上海县地图》（1958年8月西郊区撤销，大部分并入原上海县成新上海县，此为合并后首张新县境图），这条河流已经标注为“姚家浜”了。新编地方志中“姚家浜”名称最早也出现在《南汇县志》（1992）中，其他如《上海县志》（1993）、《上海地名志》（1998）等中也都写作“姚家浜”。《闵行区地名志》（2000）还特地注明姚家浜“一度用名王家浜”。现属浦江镇的《杜行志》（1991年版）记载了改名的原因：“本地语王读为 yáng，后讹传为‘姚’，故今叫‘姚家浜’。”